

永以戴抗

藉奮韜



抗戰以來

輕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卅五年七月再版

抗戰以來

定價

元

著	出	發	印	經
者	版	行	刷	售
者	者	所	所	者
韜	韜	韜	江海印刷公司	全國各大書店
奮	奮	奮		
書	書	書		
店	店	店		
奮				

如皋城內大治巷

版權所有

序

「抗戰以來」這本書的內容和用意，在第一篇「開場白」和最後一篇「關於態度和主張的補充說明」，都會有相當的說明，現在有許多朋友和遠道的讀者都認為有印行單行本的必要，同時也有出版家有意出版這本書，在出版的時候，我願在這裏再寫一些補充的說明。

我於今年二月廿五日離開陪都，三月五日到了香港。我在未到以前，已有幾位朋友正在籌備「華商報」，於四月八日出版，要我寫一篇長篇連載的文章，長江先生的鼓勵尤為懇摯，我適逢「華商報」出版需文的機會，便貢獻了「抗戰以來」這篇長文。從「華商報」創刊日登起，至六月三十日登完，共得文七十七篇；這便是「抗戰以來」這本書之所由來。

這本書的寫出雖似乎是「適逢其會」，但是我寫這樣一本書的意思却早已蘊蓄在我的胸中。這原因有一部分已在「開場白」中說起。我到了香港以後，注意中國政治實況及抗戰前途的朋友們，都願意聽聽我二三年來在「政海漩渦」中所親目觀察到的情形，我也曾就所知，撮要報告，但究竟零破片段，不是整個較有系統的敘述，現在有了這本書，也許可以填補這個缺憾。

如同我這本書裏所曾經提及，我的辭去國民參政員，意在以光明磊落的辭職行動，喚起國人對於政治改革的認識和努力，用意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我的這本書的寫出，也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開言論，喚起國人對於政治改革的認識和努力，用意也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我在這本書裏所

談到的實況及所引起的問題，主要的是集中於說明要加速抗戰勝利，政治實有迅速徹底改革的必要，都是可以公開提出討論的；至於有關國防、外交、財政的祕密，不應公開提出的，本書都完全避免，但同時我們却都明白，政治改革實爲一切改革的樞紐，這個基本問題能得到合理的解決，其他一切都可迎刃而解。

關於當前政治改革的主張，有三篇文章可供參考：一篇是我和幾位朋友共同發表的：「我們對於國事的態度和主張」；還有一篇是拙作「我對於民主政治的信念」；還有一篇是張友漁先生著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民主政治？」這三篇裏所已說過的話，也是本書所要說而未說的話，所以就加在本書的附錄裏。

爲着中國政治的光明前途，爲着中國抗戰建國的光明前途，我很誠懇地貢獻「抗戰以來」這本書。

韜奮記於香港。一九四一·七·十四。

目錄

序

一	開場白·····	一
二	發動全面抗戰的基本條件·····	三
三	民主政治的初步發展·····	五
四	參政會的胚胎·····	七
五	共赴國難的黨派團結·····	一〇
六	鬧不清的「人民陣綫」·····	一二
七	初期民運的寶貴教訓·····	一四
八	七個月兩萬人·····	一七
九	領袖晤談記·····	一九
一〇	領袖與工具·····	二一
一一	「請客」與民意·····	二四
一二	「來賓」種種·····	二六
一三	「來賓」中的各黨派人物·····	二八
一四	再談「來賓」中各黨派的人物·····	三〇
一五	三談「來賓」中各黨派的人物·····	三一

一六	究竟怎樣？	三五
一七	「來賓」的建議	三七
一八	建議種種	三九
一九	「來賓」放砲	四二
二〇	忙得一場空	四四
二一	審查與講理	四七
二二	老爺們高興怎麼辦	四九
二三	上山拜訪審查老爺	五一
二四	一大堆廢話的激辯	五四
二五	老爺與老百姓不平等論	五六
二六	審查老爺對文藝的貢獻	五八
二七	審查老爺對文藝又有貢獻	六一
二八	審查老爺對社會科學也有貢獻	六三
二九	審查老爺和輿論	六五
三〇	進一步的認識	六八
三一	一段插話	七〇
三二	震動寰宇的民族戰士	七四
三三	自動奮發的千萬青年	七六

三四	無比的求知熱情	七八
三五	淪陷區同胞的艱苦奮鬥	八〇
三六	熱烈愛國的千萬僑胞	八三
三七	愛我們的祖國	八五
三八	晴天霹靂的憲政運動	八七
三九	抗日各黨派對憲政的一致要求	八九
四〇	再談抗日各黨派對憲政的要求	九二
四一	三談抗日各黨派對憲政的要求	九五
四二	四談抗日各黨派對憲政的要求	九七
四三	一個綜合的研究	一〇〇
四四	關於憲政提案的一場舌戰	一〇二
四五	舌戰後的「治本辦法」	一〇五
四六	舌戰後的「治標辦法」	一〇七
四七	對保障人民權利的再呼籲	一一〇
四八	對保障文化事業的再呼籲	一一二
四九	苦命的憲政運動	一一五
五〇	一幕悲喜劇	一二七
五一	兩種傾向	一二〇

五二	對憲政的最後掙扎	一二三
五三	虛文與實行	一二六
五四	嚴禁違法拘捕的建議	一二八
五五	「筆桿暴動」	一三〇
五六	「筆桿暴動」與青年慘劇	一三三
五七	萬方感念的馬寅初先生	一三五
五八	郭先生的和尙妙喻	一三八
五九	故事的象徵	一四〇
六〇	逆流中的一個文化堡壘	一四三
六一	「生活」在抗戰期間貢獻了什麼？	一四五
六二	「生活」是怎樣被摧殘的？	一四七
六三	有什麼藉口？	一五二
六四	又來幾個故事	一五四
六五	黨老爺的「政治哲學」	一五七
六六	與中央黨部交涉的結果	一六〇
六七	廣大讀者愛護支持的文化堡壘	一六二
六八	與黨部「特務」首領的談話	一六五
六九	又是幾個故事	一六八

七〇 「諸葛亮」和「阿斗」搏鬥.....	一七一
七一 一位「大員」的話.....	一七四
七二 文化封鎖.....	一七七
七三 今年二月後.....	一八〇
七四 最後的商談.....	一八二
七五 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前夜.....	一八五
七六 臨行的一封信.....	一八七
七七 關於態度和主張的補充說明.....	一九〇

附 錄

我們對於國事的態度和主張.....	一九五
我對於民主政治的信念.....	二〇一
我們需要怎樣的民主政治？.....	二〇八

一 開場白

我國的抗戰在實際上雖開始於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但全面抗戰的發動，却在一九三七年的八月十三日。自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到現在，如以本年二月底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的前夜爲止計算起來，光陰似箭，已是有了三年半，在這三年半的抗戰過程中，在許多方面有着不少的進步，在有些方面也有人在努力把「意志」和「力量」都集中到開倒車，妄想要把歷史鉅輪拉向後轉，這其間的悲歡離合，波譎雲詭，令人在冷靜沉默中回想起來，撫今追昔，實不勝其感慨系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對於已往的檢討，足爲將來的借鑑，所以我們對於這三年半來的追溯回憶，其意義不只是敘述前塵影事而已，實也含有積極的作用。

此外還有個事實使記者要還一種心願似的。近來有許多熱心國事的讀者朋友們，從海內外寫了許多信來詢問關於當前的種種問題，詢問記者對於這種問題的觀察與意見，詢問記者和若干共同奔走國事共艱苦患難的同志們的近況，詢問國內抗日各黨派對於政治的意見，詢問中國的實際現狀與可能的前途，詢問我們應該共同努力的動向和途徑。記者雖在復信中略就所知回答，但紙短言長，每感未能盡所欲言，殊覺歉然，很想俟有相當機緣時作一相當詳盡的總答覆，以副盛意。現在華商報主筆先生督促記者著文應徵，給與記者還却這個心願的機會，這是記者所不勝欣幸，而不得不勉力有所自効的。

當然，在本文裏所談到論到的只是就記者所見到聽到說到的說。我常把大自然當作一個大學校看，認為我們每一個人的一生都是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應當以虛心學習的態度在這種過程中作最大可能的努力，並且盡可能把學習所得公諸社會，擴大個人學習所得的成果。記者曾經根據這個原則，將在國外學習所得著成「萍蹤寄語」和「萍蹤憶語」，將在學校苦學，社會服務，及參加救國運動時期學習所得，著成「經歷」一書，以貢獻於國人。我國這次反侵略的神聖抗戰時代，是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時代，也是最值得我們學習的極可寶貴的時期。抗戰期中令人感奮令人警惕的種種事實都是我們的課程。我們對於這種事實的觀察和研究，應該具着求真理的精神和客觀的科學的態度，好像我們在學校裏研究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等等的課程一樣，我在這個偉大的學習時期和學校裏，始終未曾離開文化的崗位，所以也許可以說我所選習的只是文化一部門，我願以有關抗戰建國文化這一部門的觀察感想報告給讀者諸友。但是我同時又有無意中得到參加國民參政會的機會，擴大了我所選習的課程範圍，我所原來選習的文化，原是偏於政治性的，而由於參加了國民參政會，對於政治的實際內幕，更給我一種實際研究的機緣，也可以說是加習了政治這一重要部門課程，我願以更直接地有關抗戰建國的政治這一部門的觀察感想報告給讀者諸友。我對抗戰爆發以前的救國運動，只是肩着一枝禿筆去參加，抗戰期中由於參加了國民參政會，得有機會與抗日各黨派共同參加實際的政治活動，得到更多的實際的政治接觸，我也願以有關抗戰建國的實際的政治前途的觀察感想報告給讀者諸友。

有一位朋友看我要開始寫這篇文章，和我開玩笑，說勞易喬治會著有「大戰回憶錄」出版，政治家大概都有什麼政治筆記或回憶錄問世。我說不要開玩笑，我不要說不是什麼政治家，根本不

是可以造成政治家的材料，我只是以一個平凡記者的姿態，拉雜寫來和讀者談談而已。不過有一點却不無遺憾，不得不先向讀者說明的；外國的有關現實政治的筆記或回憶錄之類的書，每在著者死後問世，或在民主政治比較上軌道的環境中間世，所以說來少顧忌，記者不幸尚未死得其所，中國的政治環境也還未許盡言，而為着國際觀聽和國內情緒，有的事情也不得盡言，所以本文也只就盡可能可以公開談起的提出來談談。還有一點也可附帶說明的，記者執筆寫本文時，遇有所檢討或批評，完全出於善意的誠懇的態度，以有益於國家民族為依歸，決無意攻訐任何方面或任何個人。

二 發動全面抗戰的基本條件

自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全面抗戰發動以來的三年半中，如依我國政治中心的轉移來說，可以分做三個階段。自「八一三」起，至同年（一九三七）十二月國民政府由南京撤退止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約四個月。自政治中心遷到武漢至一九三八年十月由漢口撤退止為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約十個月。自政治中心遷到重慶至一九四一年二月底，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的前夜，為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約二年零四個月。這三個階段，由四個月到十個月，再由十個月到二年零四個月，每一階段都比前一階段長，現在重慶仍繼續為繼續抗戰中的陪都，這是竭誠擁護抗戰國策的每一個同胞所感覺興奮而快慰的。

本文為便於敘述起見，想依據這三個階段的時期，就各階段中值得提出談談或研究的事實，略加以論述或檢討。

在第一階段中，與抗戰取有重要關係的事情，莫過於民族統一陣綫的形成，即全國精誠團結起點，一致在政府的抗戰國策和領袖的堅強領導之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帶說到救國會的朋友們對於國事的態度。團結禦侮的民族統一陣綫固然是全國同胞的一致願望與要求，也是在當時排除萬難，不顧艱險，努力促進救國運動的救國會的中心主張。當時參加救國運動的朋友們所主張的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等等，都是以形成全國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的民族統一陣綫為最主要的對象。關於這方面，有一點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我們都認為領導全國抗戰的責任非國民政府和領袖莫屬，同時也都認為國民黨在全國抗戰的偉業中實居於領導的地位（詳見當時救國會的重要文件及拙著「坦白集」及該書附錄中我與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諸先生所共同發表的「團結禦侮的最低條件與要求」一文）。這不僅是救國會少數人的意見，實是反映全國愛國同胞的希望。換句話說，我們是在擁護政府與領袖，以及愛護國民黨的態度之下，對於國事的辦法有所主張與建議而已。這一點所值得提出的，是這不僅是我和許多朋友們的過去的態度，也是我和許多朋友們現在的態度。在不違背抗戰國策的原則下，對國事的改進有所主張與建議，這是一件事。擁護政府或領袖是一件事。這二件事是相輔相成而不是對立的。但是令人感到不無遺憾的，是有些人往往把這二件事對立起來。他們認為對國事有所主張與建議，便犯了反對政府或領袖的大罪。他們認為要表示擁護政府或領袖，只有歌功頌德之一途！這些人的這種態度雖不一定在口頭上或文字上表示出來，但在實際上卻使人感覺到他們有着這樣的傾向。我們以為有功可歌有德可頌的地方，我們為國家民族慶幸，應該歌頌，而且也要自發地歌頌，但是我們同時却也堅決地相信，在不違背抗戰國策的原則下，對國事的改進有所主張與建議，和擁護政府或領袖是並不衝突的。

上面所提及的民族統一陣綫的形成，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我想諸位總還記得，在當時這件事雖爲全國愛國同胞一致的願望，有些人仍昧於時代的要求，力持異議，關於「安內」與「攘外」的論爭，盛極一時，可是在實際上只是對於國事辦法上的論爭，並不發生反對政府的問題。民族統一陣綫形成之時，即全面抗戰發動之日，全國各方面在政府抗戰國策領導之下，一致爲中華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偉業而努力奮鬥。民族統一陣綫的形成，實爲全面抗戰的基本條件，得到事實上的證明。這個重要基本條件的建立，不但不發生反對政府的問題，而且反而給與政府執行抗戰國策以莫大的便利！

現在的形勢與第一階段時期的形勢當然不同。在當時是要建立民族統一陣綫，在現在是要鞏固民族統一陣綫。建立民族統一陣綫是發動全面抗戰的基本條件，鞏固民族統一陣綫是爭取全面抗戰最後勝利的基本條件。怎樣才能鞏固民族統一陣綫呢？這是我們所應該加以深切研究的問題

三 民主政治的初步開展

自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全面抗戰開始，至同年十二月國民政府由南京撤退止的四月，作爲第一階段。在這第一階段間，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因爲這是發動全面抗戰的基本條件，關於這一點，記者在上次已有過相當的說明。簡單說來，民族統一戰綫的目的是在團結全

國黨派，動員全國民力，由此貫徹抗戰國策。民族統一戰綫的目的既然是在團結禦侮，對於領導團結禦侮的國民政府、領袖、和國民黨，當然是擁護的，關於這一點，上次也已有過相當的說明。

爲發動全面抗戰，要把民族統一戰綫建立起來，爲保證全面抗戰的勝利，要使民族統一戰綫鞏固起來。鞏固民族統一戰綫的基礎是什麼呢？是民主政治。所以在第一階段中，第一件事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第二件事值得大書特書的便是民主政治的初步開展——具體的表現是國民參政會的前身國防參議會之設立，雖則這個表現還是非常薄弱的。

在進一步說到國防參議會以前，值得先提及的是立法院院長孫哲生先生在民國二十一年（即一九二八）事變發生的第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所舉行的國民黨四屆三中全会所提出的「集中國力挽救危亡案」，因爲他在這個提案中對於民主政治的開展與抗戰國策的關係有着很重要的闡明。他在該案中首先指出：「今日最重要待決之問題，莫過於抗日救亡，然欲澈底抗日，必須內部一致，而欲內部一致，又必須澈底抗日而後能。」但當時「內部何以不能一致」呢？他在該案中進一步指出，認爲實由於「（一）爲國內政派分歧，互相攻擊，此緣於政治主張不一致，而政權未公開，言論無自由之故。（二）爲國內軍事力量互相疑忌，彼此牽掣，此緣於中央與地方未能實行均權共治之旨，中央無適應民意之方針以領導全國之故。」因此對於內政，「爲使全國人力集中，各盡其才，俾得內部相安，共禦外侮，及調節中央與地方之關係，消弭一切內戰計，除另訂促成憲政召集國民代表大會辦法外」，在內政上即須實行的事項，最要的是：「切實履行本黨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各種自由之政綱，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濫行拘捕。」此外該提案中並鄭重說明：「全國人民在不危害中華民國，不違反三民主義原則之下，皆得自由組織政治團體，參加政

治。」

上段所引有着引號的話，均見中蘇文化協會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五日出版的「孫哲生先生最近演講集」中所發表的該提案原文中語，該提案並且曾經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哲生先生是國父中山先生的哲嗣，是黨國的重要人物，他的愛護國民黨，愛護中國，希望國民黨領導中國國民革命達於成功，這都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是他却強調主張「促成憲政」是使全國人力集中，各盡其才，內部相安，「共同禦侮」的基礎，強調主張，切實履行本黨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各種自由之政綱，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濫行拘捕，強調主張「全國人民在不危害中華民國，不違反三民主義原則下，皆得自由組織政治團體，參加政治」，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這表示了什麼？這表示了中國如要在實際上真能團結全國黨派，動員全國民力，貫徹抗戰國策，非真心誠意實行民主政治不可。這表示了真是忠實於國父中山先生遺教的人，必然是要誠懇坦白地承認，民主政治在今日抗戰建國時期的特別重要性。這表示了實行民主政治以加強抗戰力量，加速建國成功不僅是在野各抗日黨派及無黨派的主張，同時也是國民黨中的賢明政治家的主張。這表示了有些人存着成見，一聽到有人在倡導民主政治，便忙著給你戴上一頂紅色帽子，說你是在附和共產黨的主張，好像把國父中山先生的遺教及國民黨中賢明政治家的主張都毫無顧惜地一筆勾銷，是多麼的無知可笑。其實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之後，國民政府即於同年同月集合全國各黨派的領袖們組織國防參議會，在事實上承認了民主政治在抗戰期間的重要性。關於這一段的史話，下次再談。

四 參政會的胚胎